

桂花香里思念长

□ 湖南长沙 龙玉纯

不少新闻作品和文学作品。这是她的领导在和我打乒乓球时对我说的。真的吗？于是我便留心解放军报和本地的报纸。没过多久，我便在晚报上见到了她的名字，发表的是一篇关于女排队伍建设的评论，我认真地读了好几遍，感觉文章写得不错，她不但关注女排姑娘，而且还对加强队伍建设有很好的见地。这是一个有思想有能力的女军官，我今后得多向她学着点，同年毕业同时进机关，不能有太大的差距。

机关每年都要选派干部下基层任职，一年多以后就轮到我了，我被分配到驻地非常偏远的的一个连队。离开机关前，同事们请我吃饭为我送行，她也参加了，而且还送了我一本关于弘扬中国女排精神的书。可惜的是，这本书还未来得及读，便在行李托运过程中遗失了。到了连队以后，我想办法给她打了一个电话，除了表示感谢，还告诉她书弄丢了。她大度地回答我说，丢了就丢了，下次再送你一本更好的，基层连队条件不如机关，听说工作训练都比较辛苦，书丢了没什么问题，心中的女排精神可别丢了，不然算不上是女排的真正粉丝。原来她送我书的含义，是怕我不能面对一线连队的艰苦。

我们连队离机关二百多公里，驻守在大山深处，不但交通不便，而且还经常电话线路故障，要想给她打通个电话，那基本上可以说是奢望。不通电话，就只能写信，可连队一个星期才去邮局取一次邮件，如果大雪封山，那就更不好说了，于是我和她的联系便

断断续续。清楚记得我下连队的第二年春节，她托检查组的同志给我带来一个纸箱，纸箱里有一封信、几本书，还有一盘录像带，录像带的内容是近一年多来女排重要比赛转播的录像。这盘录像带我在连队看了一整天，女排姑娘们在赛场上团结一心、顽强拼搏、为国争光的精神和表现让我心潮澎湃、热泪盈眶。

几年后因工作的需要，组织上又把我调回了机关。本以为可以天天见到她了，可回到机关才知道，她已被组织安排出国，到驻某国大使馆工作了。她出国前没有告诉我，也许是因为当时通讯条件差无法及时电话联系，或者还有别的原因。从此，我与她便没有了任何联系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，一转眼我离开部队都十余年了，她在哪里、在干什么、过得还好吗？没想到上个星期五，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他说你的战友想要你送她一本书，请你签好大名，赶紧送到某宾馆。我接到电话顿时激动不已，战友情深啊，她的同事回国到我在的城市出差，她便委托他联系我。我赶紧在我的新书上写上祝福与思念，另外将我前不久刚买的《阳光总在风雨后——中国女排的故事》一书一起，立即送到了她同事下榻的宾馆，请他代交并代为转达问候。

秋天是个思念的季节，此时的回忆就像正在绽放的桂子。远方的战友，一定还记得桂花浓郁醇厚的香味吧。但愿有那么一天，我能和她再次坐在一起，相约在桂花香中观看一场中国女排的精彩比赛。

捡秋漏里的善意

□ 山东淄博 李秀芹

以前，我们这里霜降前后刨红薯，红薯入仓，秋收也接近尾声了。捡红薯是最累人的捡秋漏儿差事。生产队里刨完了红薯，还要再重新刨一遍，但是捡来的红薯归个人所有。大家的捡劲儿可足了。

捡秋漏儿主要看运气。有时候，刨几头就能捡到一块红薯，有时候刨完两亩地也捡不着半块。后来大家摸出规律了，像王劳模那样实诚的人刨过的地，就捡不到红薯；那些偷懒滑头的人刨过的地，红薯就多。

土地承包到户后，懒汉也不懒了，去他们家地里捡漏儿，啥也捡不着。那次我和大姐去王劳模家的地里捡漏儿，刚刨了个地头就捡到一块大红薯，足足有饭碗那么大，我们一口气翻刨了半亩地，捡了一大篮子红薯。

大姐说，王劳模图名儿，集体的活儿干得积极，自家活儿倒偷起懒来了。但是母亲说，王劳模可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公家活儿必须好好干，不能给集体浪费，但自己地里的庄稼，自己说了算，刨得太干净，人家白给你刨半天地，心里多窝火呀，他多留下红薯给捡漏儿的人，说明他厚道。

一般来讲，本村捡本村的漏儿，很少串村捡的，外村人来捡漏儿，就像自家地里东西被偷了一样。因为捡漏儿讲究互换，你捡我家的，我捡你家的，谁也吃不了多大亏。有一年，邻村受灾，红薯减产，大家刨红薯时，连最抠门的人家都故意没刨干净，并且相约把秋漏儿留给邻村的人。

如今生活条件好了，捡秋漏儿退出了历史舞台。但捡秋漏儿中体现的人性和善意，让我久久难忘。

到深山寻秋

□ 湖北大悟 刘继智

随着秋天脚步的深入，山里的秋色渐渐显现出来：石榴红了，板栗炸开了苞，棉花一朵朵盛开，高粱杆儿压得弯弯的，花生扯了，稻谷割了，该收获的都收到家了。余下的时间就是到山里寻找秋果。山里人喜欢做橡子豆腐，橡子是长在栎树上的一种果实，有的圆溜溜的，有的中间稍胖，两头稍尖，这种果实有大有小，大的直径有两厘米左右，小的也有一厘米左右，外壳坚硬，有毛状的椴托付着橡子果。到了深秋，橡子成熟，橡子果便会从椴里脱落，掉在地上，捡起一颗颗的橡子果，积少成多，拿回家里磨成粉，过滤，做成一块块的橡子豆腐，橡子豆腐光滑柔嫩，口感好，是山里人比较喜欢的野味。

柿子大概在10月初成熟，由青变黄，最后由黄变红，一颗颗挂在树上如一个个小灯笼，随风摇曳，轻轻摆动，偶尔，也有成熟的柿子从树枝上掉落下来，剥开外面的薄皮，挤出红红紫紫的瓤，吃一口，甜润于心。枣子树上的枣子也渐渐地红了，竹竿噼里啪啦在枣树枝头拍打，一颗颗枣子坠落，就像天女散花，还没有完全熟透的枣子，甜中带着粉味儿，脆生生的，是山里孩子特别喜爱的山果。

山里野果多，“六月六，毛楂红了屁股肚；九月九，毛楂全熟透！”山里毛楂多，野生的毛楂比栽培的山楂果要小，属于灌木丛，每到九月份，毛楂开

始熟透，摘一颗尝尝，酸里带甜，粉里带酸，吃了又想吃，而且，毛楂有利于助消化，通肠胃，是一味中药。“七月的杨桃八月楂，九月的栗子笑哈哈！”杨桃就是山里野生的猕猴桃，大山深处随处可见，遇到一棚杨桃，要采摘100多斤，采摘回来之后，家乡人喜欢放入米缸之中闷几天，使之熟透，熟透的杨桃捏起来软软的，吃一口，酸酸甜甜的味儿，让人回味无穷。它是山里人喜闻乐见的一种野果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野葡萄、黑籽、冬菹、野柿子、野李子等，特别是黑籽，遇到一棵藤蔓较多的，上面挂了一串串的黑籽，就像葡萄，黑色的外皮，个儿比葡萄小，没有葡萄甜，比葡萄要酸一些，但山里人特别喜欢吃这种野果。霜降之后，拐枣成熟，这种果实龙形形状，但比较甜，种有拐枣的人家，喜欢把它扎成把状，一把拐枣一两块钱，往往是供不应求，买者纷纷。

即使深秋时节，吃的果实渐少，但山里还有桐子、油茶籽、茶籽、油籽等植物的果实，虽然不能够吃，但都可以拾回来变卖一些钱。勤劳的人家，一天上山捡回一百斤桐子，也能够卖一百多元钱。秋日，只要你舍得徒步，不惜脚力，走进山里，处处都有野果尝；只要你勤劳，天天都可以挣到钱，即使不为了挣钱，你就做一名看客，到深山老林之中，去看红叶，看漫山红遍的意境，那也是何等奇妙愉悦之行。



再见酸枣树

□ 安徽蚌埠 徐玉向

几丛酸枣树通向通往父亲墓地的山路，让我不得不再次细细打量它们。

眼前的这几丛酸枣树，已不同于春天时见到的模样。彼时，正值花开，淡黄中泛着嫩绿的碎花一粒粒叠在一起。或许是因为渺小，都躲在酸枣树的嫩枝上、叶间，或是对于孤独的恐惧，它们几乎都使劲朝着一个方向挤。以致这些花给人感觉是一点都不懂规矩。远远望去，那几丛酸枣树，又都沉醉在这些温馨的拥挤的花粒中，仿佛一位刚从田间劳作回到院子立刻被几个孙子前呼后拥的老汉。可是，此时的我却不敢凑近了去闻它们的香，去感受它们的幸福。

眼前的这几丛酸枣树，已不同于儿时记忆里的模样。常常在中秋节前后，酸枣初熟，约三五伙伴，拿几根木棍，到山上摘酸枣。或是去田间劳作时，顺便光顾一下路边的这些小家伙。这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植物，从不挑地方，山坡山梁，田头堤坝，到处是它们的身影。被酸枣刺划伤的小臂，被勾破的衣襟，以及风沙扬起的一头灰，在一粒酸溜溜甜丝丝的酸枣面前，全都摆不上台面。父亲每逢传统节日带我去祖父的墓地，可那里只杵着一棵歪脖子柳树。有一次，我悄悄地问他为什么不在坟上栽几棵酸枣树。他瞪了我一眼再不作声，继续烧着纸钱。

我细细打量着眼前的这几丛酸枣树，却没有找到一粒果实，哪怕是一粒青涩的枣子。是大风刮去了？成熟跌落了？多半是被野鸟们叼啄尽了。我想，你们绝不会像多年前老宅后面的大枣树，因为硫酸厂的缘故，先是结不出一粒果实，直至枯亡。而今，大人们再也不割它做篱笆，甚至再也不会砍来晒干当柴烧了。而孩子们呢，谁又会来这荒野摘酸枣？山间孩子们欢乐的笑声只能在记忆中找寻了。

我和弟弟烧了纸钱后驾车离去。那条蜿蜒的山路上，只剩酸枣树在越来越浓的秋风里挺立。